

# 将不和谐的思想赶出心灵

情感毕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绚丽色彩,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不能被情感冲昏头脑

书问道



**避开思维陷阱**  
[美]阿伦·马丁·克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伦·马丁·克兰把那些影响人们判断的思想统称为“不和谐的思想”。那些错误思想虽然并非存有道德层面先天的恶,但往往会“激发”人们的思维奔向错误的方向。克兰认为这些不和谐的思想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愤怒、仇恨、贪婪、好色、羡慕、嫉妒,还有悲伤、悔恨与失意、恐惧、疑惑、不确定以及缺乏责任感、不安、焦虑与绝望,甚至还包括自我谴责、自我意识、自我贬低、羞耻与懊悔等。

越是关键时刻,我们往往越是反复告诫自己要保持冷静。冷静为什么那么重要?就因为冷静的意义不仅仅有助我们平息一下心态,调整心情,实际上有助我们通过心理调整方式,努力放下那些可能导致错误判决的思维。在强烈感情波动刺激下,我们的思维极易失灵。因为此时的许多判断,并非源自对事物本质的科学认知,而是陷入自我情感“发酵”泥潭后膨胀扭曲的结果。

俗话说,说事容易做事难。说放下“不和谐的思想”容易,但真正做到太难。越是感情冲动之时,我们越会觉得自已万万正确,找不到第二种可以替代的选择。比如说,尽管有时我们陷入愤怒或者嫉妒泥潭,但内心并不愿意承认这些事实,哪怕是被别人指出来。所以,在放下“不和谐的思想”方面,最有用的方式不是别人的提醒,而是我们学会“放下”这种能力。

克兰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案,表面上看,对象都是主观个体,实际上,这里反复强调的思维方式,真正突出的是思考的客观化。现实中,我们在思考一些问题时,常常被利益最大化蒙蔽了双眼,忘记了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时下不少家长拔苗助长,虽然被无数现实案例证伪,但仍有许多孩子受家长影响,养成了非名校不进否则就是被社会淘汰的错误判断。西方有句谚语,“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社会上之所以有形形色色的人,就是因为社会分工不同,没有两个人的人生绝对雷同。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正确定位自己的人生,从中找到人生的乐趣,比盲目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显然有意义得多。这也就是克兰一再强调的,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正确选择永远应优于利益最大化。

其实,克兰这里说的避免“不和谐的思想”所造成的思维陷阱,在我们的日常“俚语”中并非一片空白。我们常说遇事要冷静,要换位思考、三思而后行,古人甚至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警言,著名作家王小波也曾坦言,“一味地勇猛精进,不见得就有造就;相反,在平淡中冷静思索,倒更能解决问题”。不过,这里强调冷静,并非意味着走向完全抛掉情感因素的另一极端。保加利亚剧作家、小说家瓦西列夫就曾指出,“过分冷静的思考、缺乏感情的冲动,也必然使人的心理变态”。换言之,情感毕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绚丽色彩,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不能被情感冲昏头脑。关键中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准确把握情感与冷静的时机还有分寸——别指望轻松拿到钥匙一劳永逸,否则人生就会变成铁板一块,了无生趣。 几又

# 与这个世纪的艺术一道出航

探究人类艺术博物馆与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本不应当是顽固、孤苦、仓皇、食古不化的纸面作业

悦读



**《缪斯之约》**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这是一个刮风的下午,幸而我身处美术馆中,有高大坚实的石墙,色彩各异的天然石块隔绝恶劣天气,使我可以专注于手上的书本与纸张,而不受寒潮的影响。

我恰好看到这本书,并且很喜欢读。此书涉及近20座欧美艺术博物馆,甚至还包括一些小而精当的美术馆。我合上这本书,首先记得的是下面这样一段:

——“1966年,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重新萌生了创建一座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她将这座博物馆的名字取名为‘这个世纪的艺术(Art of this Century)’。”

这是相隔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佩吉作为极具艺术鉴赏力的收藏家,和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推波助澜的赞助者,她思考着如何将画作从外框中解放出来,将现代艺术馆藏留给未来。这是收藏家的梦想之事,抑或算得上我辈“博物馆爱好者”的福祉。当佩吉的世纪已成为我们世纪的前因,适此时,曾思考过的一些问题,重新摆在我们的世纪和我们的艺术馆之路面前,那就是在时代技术与变革的推动下艺术博物馆的知识生态与新陈代谢。

在数字时代遽然降临的今天,我可以在网络信息库里寻找到一幅古老的画,原本它画在羊皮卷上,要以特殊的模式收藏,我须跋山涉水,才可一睹芳容。但是现代的扫描技术,完全可能使我安闲地坐在家里观赏,技术日新月异,扫描愈发细致,一千年前羊皮上的毛孔都可清晰呈现。我猜想这样的未来,想要将艺术归还给环境与观众的佩吉·古根海姆也难以想象,她的超前,仍旧局限于重新恢复古代以来作品与建筑环境的整体关系。她尚且不能想象有这一天,人们不一定需要走进她在纽约与威尼斯为大家准备的艺术小房间。回想起当时在古根海姆的展厅里悠闲地踱着步子,猛然抬头看到亚历山大·考尔德的活动雕塑在头顶迎风而动,不禁觉得,佩吉是不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偷笑,一下子想起了“时光机器”这个词。在美术馆的展厅中徜徉,如同在美术史著作里穿行,我也不太喜欢一本正经地一个接一个展厅看下去,更倾向于“偶遇”。

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博物馆,将要保存什么,要探究什么,当代的观众跋山涉水而来,又要欣赏什么、体悟什么?在数字时代,艺术博物馆不仅是往昔艺术的陵园与丰碑,而是产生知识与文化交互的真实场域。

这本书正是基于作者对这些命题的思考,带着一些猎鹿人式的谨慎灵巧,与游牧人式的挥洒快意,拓开文字瀚海,扬帆起锚,带我们环游于世界与时空。探究人类艺术博物馆与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本不应当是顽固、孤苦、仓皇、食古不化的纸面作业。想想吧,思考人类美术馆的未来发展与智识体验,理当是一桩充满欣喜、勇气、情趣的快意之事。

观书击节,微笑浮上嘴边——没错,正是这样的感觉。希望有一日,我们再组个团,开启新一轮美术馆之旅,岂不应了那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杨扬

# 传统婚俗的寓意

中国古代的婚俗传统首先表现在「三书六礼」上,因为它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结婚仪式和程序

好书我读



**《佳偶天成:中国古代婚事趣谈》**  
李美贤 著  
中华书局  
2016年1月

何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缘何女子到适婚之龄称为“及笄之年”?你知道“合卺交杯”的由来吗?为什么称皇帝的女儿为“公主”,公主的丈夫为“驸马”?毫无疑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笄之年”“合卺交杯”“公主”“驸马”云云,应该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古老名词。然而,我们或许明白它们的意思,却未必清楚它们的由来。

传统中国社会是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一切的礼仪与习俗,均围绕着农耕社会的基本需要而产生。在农耕社会中,家庭的和睦,婚姻的稳固,原是保障血缘宗法制度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之一,妇人从夫,上下和睦,长幼有序,共享天伦,乃是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应有之义。中国古代的婚俗传统其来有自,其间的每一处细节都称得上别出心裁、匠心独具。婚姻是人生的大事,隆重、热闹的氛围自然是婚事不可或缺的一面,另一方面,婚事的各种礼仪和程序,也必然要符合一个时代社会道德风尚与审美情趣的要求。同样是因为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婚事的礼仪和程序自然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改变,有些依然存留,有些改头换面,有些湮没无闻……正像李女士所说的那样,古人的生活或物质文化史往往会被后人忽略,这是十分可惜的事情,她以中国古代的婚俗传统为话题,结合唐宋笔记小说中的各类趣味性传说,将久远的物质文化史拉近现代人的生活,既是为了让现代人对历史产生真正的兴趣,同时也为推动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

中国古代的婚俗传统首先表现在“三书六礼”上,因为它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结婚仪式和程序。所谓“三书六礼”,三书是为“聘书”“礼书”“迎书”,六礼是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三书是男女婚事的书面文书,六礼是男女婚事的操作过程。围绕“三书六礼”的结婚仪式和程序,又有“合卺交杯”“洞房花烛”等这些具体而微的有趣细节,另外,像“月下老人”“举案齐眉”“糟糠之妻”“破镜重圆”之类的成语典故,虽然它们与婚事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却与婚俗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诸如“待字闺中”和“结发夫妻”,前者源于古人的名与字的区别,“古代女子多在许嫁后才由夫家给她取‘字’,如还未找到婆家的,则被称作‘待字闺中’”;后者源于新婚之夜“结发”的仪式,即新婚夫妻各剪下一缕头发,挽成同心结,作为信物,结发夫妻的延伸之意即是原配夫妇。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仪式和程序时有删减,但中国古代的婚俗却依然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其流风余韵,影响至今。

当下正逢一个移风易俗、追逐时尚的时代,尤其是在男女婚事方面,洋派的西式婚礼成为一时风气。而李女士则以大量饶有趣味的传统婚俗细节和一些生动鲜活的历史故事,去提醒自己的读者,中国古代的婚俗传统不仅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即便在情与趣的仪式和程序方面,较之洋派的西式婚礼,也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慧远